

# 来晋祠， 赴一场春日花约

程杰珍



晋祠圣母殿 周晓莺 摄

天边的云彩是不曾落地的风筝，草丛里的嫩芽是经历过风雪的新种。晋祠的春天一次次地到来，游人一次次地对诗情画意充满了期待。

当料峭春寒尚未散尽，晋祠的迎春花便率先为千年古祠拉开了春花烂漫的序幕。留山园的迎春花是晋祠春天最早的信使。细瘦的枝条上，密密匝匝的嫩黄小花迎着春风绽开，一簇簇小巧的花朵似缀在青枝上的碎金，又像挂在枝头的小铃铛。风一吹，便摇响了整个晋祠的春光。

紧随迎春花而来的，是玉兰的清雅。正门西北侧的玉兰亭亭玉立，肥厚的花瓣凝着莹润的白，似玉雕的杯盏，盛着春日的清辉。微风拂过，花瓣轻颤，暗香浮动。

春风渐暖，晋祠的桃杏开得热烈烂漫，枝头繁花争相吐艳，撞开了春日的盛景。浮屠院东侧、晋溪书院南侧的杏花最是温柔，粉白花瓣薄如蝉翼，密密地簇满枝头。风过处，落英缤纷，

铺就一地软玉，就连晋祠的猫儿踏过，也忍不住放轻了脚步。山桃花疏疏落落缀在枝丫，不与群芳争艳，自有一番疏朗恬淡。而碧桃的盛放，更添了春日的浓艳风华。董寿平美术馆南侧的红叶碧桃艳光灼灼，层层叠叠裹着胭脂色，艳红的花簇燃在枝头，似揉碎的晚霞落了满树，明艳又夺目；台骀庙前的二乔碧桃则更显婉约，粉白与淡红在花瓣间交织晕染，一枝之上深浅相映，半分娇柔半分艳，像春日精心晕染的丹青，将万般绚烂揉进了枝头。

春风愈柔，海棠花便成了晋祠春日的主角，风姿绰约，美不胜收。晋溪书院正门口的贴梗海棠，胭脂色的花朵紧紧贴在枝头，花繁叶茂，浓艳动人，像少女娇俏的容颜；清华堂、唐叔虞祠前的西府海棠则温婉许多，粉白的花瓣层层舒展，花姿窈窕，风一吹便轻轻摇曳，似含笑的佳人；东岳祠前的垂丝海棠最是娇柔，细长的花柄垂着粉嘟嘟的小花，微微颌首，像羞赧的姑

娘，惹人心怜。站在海棠树下，看花瓣映着春光，听春风拂过花枝，满眼都是春日的温柔。

董寿平美术馆北侧、西湖附近的榆叶梅，也在春日的暖阳里开得如火如荼。层层叠叠的花瓣拥在一起，红的似霞、粉的如胭，一团团、一簇簇绽在枝头，像燃烧的春日焰火，映着湖中的春水。波光粼粼，花影婆娑，成了晋祠春日里最热闹的景致。董寿平美术馆南侧的樱花，也在春风中悄然绽放，粉白的樱花瓣簇拥枝头，繁密如云。风过处，樱花簌簌飘落，铺就一条浪漫的花径，走在其中，仿佛坠入了梦幻的春日秘境。

春日的晋祠，从不是单一花色的平淡，而是群芳争艳的热闹。清华堂、昊天祠前的丁香花，在春风里吐露芬芳。白丁香素净、紫丁香温婉，细碎的花朵缀满枝头，清甜的花香萦绕鼻尖，沁人心脾。台骀庙前、西湖边的金银忍冬，初开时洁白如雪，渐次转为金

黄，一花双色，在枝头相映成趣，别具韵味。水镜台南侧的蜡实，也缀上了淡粉的小花，密密匝匝的花穗似一串串精致的小铃铛，在春风里轻轻摇曳。还有贞观宝翰亭前的珍珠梅、董寿平美术馆南侧的山梅花，也在春日里酝酿着花期，为晋祠的春光添上一份别样的期待。

千年晋祠，藏着三晋大地最温柔的春光。从早春迎春悄然报信，到暮春海棠、樱花次第绽放，融融春日里，每一朵花都与古建、清泉、古柏相依相偎，自然的诗意与历史的厚重静静交织成一场盛大而浪漫的花约。走在晋祠的春风里，看繁花映古墙，闻花香绕清泉，每一步，都是不期而遇的美好。

春光易逝，花期难再。不如就趁此刻，放下匆忙，来晋祠吧。走进这千年古园，赴一场烂漫春日花约，让心事被花香温柔包裹，让目光沉醉于满眼芳华。不负春风，不负繁花，更不负这一趟，与晋祠春天的温柔相逢。

## 十二分钟的修行

岳志雁

老子的《道德经》第二十二章中写道：“少则得，多则惑。”多年前第一次读到这句话，涌上心头的第一感觉是，都多多拥有了、获得了，怎么还困惑呢？当时颇觉矛盾，以自己的认知完全解释不通。

然而，就在近日，我练八段锦的瞬间，对此有所领悟了。

2016年因身患疾病曾一度行动不便，让我对健康有了一份敬畏和珍视。之后，我开始学习八段锦，坚持四五年下来受益匪浅。虽然体力续航能力不如常人，但是行动已如常人。2020年初，我看电视剧《女医明妃传》，剧中提到了五禽戏能强身健体。随即，我又抽空开始练起五禽戏来。

自我感觉两者略有区别，前者有利于调动阳气、推动气血，后者有利于活动筋骨，每套动作都是12分钟，加在一起还不到半小时，于是我每天坚持练习这两个项目。

蓦然回首，复盘这几年的锻炼，突然感觉到单练一个项目和二者都练有很大区别。单练八段锦的时候，我能静下心来稳稳地投入进去，即使只有短短12分钟，也能使身体微微出汗，腿上站桩的功夫也见长，攥拳怒目的时候能感觉到臂力由缓到急地爆发，身体的恢复是稳而进的。

然而近几年加上五禽戏后，锻

炼时间虽然长了，却找不到稳中提升的感觉。8小时之外，静心投入一个12分钟不难，而小半个小时却有些难度了。两者都练，心不静，无形中手脚加快了速度，演练起来渐渐地像做广播体操。动作虽然是完成了，效果却大打折扣，成了徒有外形的绣花枕头。

再则，之前每天12分钟的八段锦，不用刻意，我能自觉地很好地坚持下来，而加上五禽戏后却坚持得大不如从前，出现中断的时间和次数都无形中增多了。

忽而想到，对于我来说，把两套动作作为当天的任务，为完成而完成，原来就是“多则惑”！古贤圣人用寥寥几个字，便可入木三分，言简意赅地直达本质，真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精华。

我们若能真正领悟到这句话的深意，在生活中便可获益多多。它让我们明白，人生犹如一场漫长的修行，当我们学会舍弃那些不必要的负担，专注于内心的追求，便能如破茧之蝶，挣脱束缚，展现出生命的自由与绚烂。

时间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。无论贫穷与富贵，所有人每天都是24小时。“生亦有涯，而知亦无涯，以有涯随无涯，殆亦。”用大白话来说，钢不在多，好钢用在刀刃上即可。

妻子说，清明回雁门关吧，给爷爷奶奶扫扫墓，我应了。雁门关是她的故乡，一个被关隘深深烙进名字的地方。起初，我总觉得那里是古战场，是李牧弯弓、李广策马的地方，是王昭君回望长安的地方。后来去得多了，那些金戈铁马的想象便慢慢褪去，只剩下一条土路、几户人家，还有村后那道沉默的山脊。

车过代县，山便渐渐近了。4月初的雁门关，山色是灰青的，路两旁的杨树，光秃秃的枝干直挺挺地戳着天空，枝头却已爆出星星点点的嫩芽，茸茸的、黄绿的。

祖坟在村后的坡上，坟地很安静。周围几棵老榆树，还没长叶子，黑黢黢的枝丫交错着，像是用墨笔皴出来的。妻子跪在坟前，把菊花一枝枝插好。她低声说着什么。风把她的头发吹散了，几缕白发在额前飘着——什么时候，她也开始有白发了。

然后，妻子站起身，拍拍膝上的土，说，走吧，去关口看看。

车沿着山路盘旋而上。转过一个弯，豁然开朗，雁门关便横在眼前了。说是关，其实只剩下几个城垛、一座重修过的城门、一段断续的城墙。城墙依山势蜿蜒，远远望去，像一道深深的刀痕，刻在山的脊背上。

我忽然想起第一次来雁门的时候。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，也是春天，比现在要晚些，山已经全绿了。那时我们还年轻，妻子带我看她长大的地方，指给我看哪座山上有柴胡，哪条沟里有蘑菇，说小时候跟爷爷上山采药，总是背一个小背篓，走不动了，爷爷就把她架在脖子上。她说这些的时候，眼睛亮亮的，像是回到了从前。

## 再上雁门关

张浩然

我们沿着城墙慢慢地走。站在垛口边望出去，山连着山，沟壑纵横。关外是茫茫的苍茫，关内也是茫茫的苍茫。两千年前，戍卒们站在这里，看见的是同样的山、同样的天，他们心里想的，大约是家乡的炊烟，是妻子的针线，是母亲倚在门框上的张望。

边塞诗里尽是英雄泪、征人血，读来慷慨悲壮。可此刻我站在这春风里的关隘上，想起的却是妻子祖父佝偻的背影，是她在坟前被风吹散的白发，是生命里那些说不清、道不明的牵挂。那些戍卒，他们也许一辈子都没打过仗，只是日复一日地修补城墙，搬运粮草，望着南飞的大雁发呆。他们是谁的儿子、谁的丈夫、谁的父亲？他们的生死，也许只在某卷兵书的角落里，留下一句“某年某月，戍卒若干”的记载。

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，淘尽了多少英雄。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人呢？那些像妻子的祖父母一样，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的普通人呢？他们的悲欢，他们的苦乐，他们的爱与恨，就像这关上的风，吹过来，吹过去，永远是这样，又永远不一样。

该下山了。回头望去，雁门关静静地卧在山脊上，像一头疲惫的兽，蜷着身子，不知是在休憩，还是在等待。再过些日子，山就全绿了，草长起来，花开起来，关隘会淹没在无边的春色里。而到了秋天，草又黄了，花又谢了，关隘会再露出来，苍凉地，固执地，守在那里。

关如此，人也如此。生生死死，岁岁年年，春风去了又来，山花谢了再开。一代一代，就像这雁门关，守着，望着，等春风来，等山花开，等那些远行的人，有一天回来。